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
臣竊為謀攝王有六臣五百咸共隨
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
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
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
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
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
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
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
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
長行大臣不將徒從遊諸聚落既到
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
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
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
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
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
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
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
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
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礼謁

尒時如来在彼堂中閑户入定有苾
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
佛何所在荅曰佛在堂中閑户靜慮
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
扣户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
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劒
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
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
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
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
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户佛即
為開便就大師鳴足頂礼作如是言
不覩如来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
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
頻能降伏屈已慇懃王言我於世尊
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
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
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
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
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
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
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
衆並隨順別竪宗量搆立問端作是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荅
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荅我便辱彼
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
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来至佛所
繞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
如来况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
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今我
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
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
造論端欲来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
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
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
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
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
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
造論端欲来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
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
荅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
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

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
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
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
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荅聞佛妙義
深生慶喜委弃異道遵崇正法即請
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
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
是念幾虛喪我為自欺誑昔非沙門
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
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
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
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覩
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
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
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為此形
容人不樂覩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
無顏色形容顦顇人不樂觀彼荅我
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
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
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
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
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
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見世尊
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
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
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
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
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
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
共相言訟諍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
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
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
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
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係
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
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
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
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
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号為勝光於此
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
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内莫不
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
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衆各各
攝心瞻仰尊顔咸共諦聽無有散亂
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嚏噴之聲
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
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
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
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
彼即嘿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
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宋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冨貴名稱
皆由於我從生以来常受安樂彼等
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
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
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
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
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
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
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
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
之寵祿得大名稱冨貴安樂然彼於
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
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
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
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尒
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
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
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
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
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礼雙足奉
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
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七張 殊
與甲弍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
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
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尒時
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
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尒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
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
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
遥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共勝鬘行
雨二夫人等駈令出宮作是念已弃
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
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
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王
勑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
問長行曰王今何在荅曰王往釋迦
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
老王尒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
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
往何處苾芻荅曰王入不久長行尋
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
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来答
言大王長行大臣榮立惡生駈出我
等步涉而来尋覔大王王聞此語告
勝鬘曰汝已先受夫王寵禄今且歸
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
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涙行啼
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
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
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
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
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怨
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
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
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强盛云何忽至
我等不知行雨荅曰王今何有兵衆
之盛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
而来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
策彼爲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爲太子
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
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
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
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来入
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
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
得食佐使来遅即出園林欲求飲食
慞惶顧盻至蘿菔園于時園子謂是
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虚根莖
俱食食已患渇即往水邊過量而飲
因成霍乱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渉路
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
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
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
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荅曰
我見一人暫来至此求索蘿菔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偃仆
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
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悪聲我從
先来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
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
勑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刹帝利灌
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冝依盛
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脩
飾靈轝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
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蘿菔因苦命終尒時世尊告言大王
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
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
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
乞食自資得蘿菔五顆送與其母即
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
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
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
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
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
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
持蘿菔奉施於彼尒時獨覺受其所
施踊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
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遥礼拜情甚歡
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
索向蘿菔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
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
起於惡念願彼因食蘿菔霍乱而終大
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
勝光王是由彼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
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
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
經六返遭霍乱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蔔霍乱而死大
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
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
業勿為悪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
喜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悪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
與諸大臣大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
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
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
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
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
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
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
耀戈甲椎鍾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
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悪生王納苦母
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
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
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
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悪生王遥見世
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
暎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
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illegible]

涼樹何足顧尒時悪生聞世尊言便
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
眷如来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
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悪
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
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
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来種族
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
能得報此恐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
喬荅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
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
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
是悪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
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
與悪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
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
諸釋種聞世尊来至於此大衆集會
詣如来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
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為說妙法
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
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来果不還果
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
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
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
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
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
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
嚴集四兵来誅釋種我有神力能禦
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
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
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
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
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
要須自受廣如上說尒時世尊說此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
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
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
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
大兵衆欲来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
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鞭
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
彼弓絃為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
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
絛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
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
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
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
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尒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
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收軍
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劫比
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
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
者大陣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
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
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
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按農作聞
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
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
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擴擊即便大
敗惡生之軍煞傷幾盡是時惡生告
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蟻況害於人令閦婆一人將兵来戰
煞害弥多況刧比羅諸餘釋種委兵
来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
苦母對曰大王彼閦婆者從外而来
元未得入刧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
卒暴起戰鬪心内外不通願王勿慮
于時閦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
唤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荅曰
我是閦婆汝宜可往報諸釋種城中
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
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毀犯城中制
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閦婆即問衆
有何制說我毀犯荅曰我等作制不
撥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
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
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
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
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刧
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
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来佛
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閦婆尒時閦
婆以殷重心愛如来髮爪往婆具荼
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閦婆令

来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
不國人皆来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
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
許作送書使人脓挾利刀詣衆集處
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
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賷書遺及仁等
問言何為荅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
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荅曰此無
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
片片為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
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
荅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
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
共相謂曰使者尚介何況閃婆我等
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
仍語使言善来大王我等欽風早希
臨降閃婆既别徃舊停處嚴飾徒侶
整肅侍衛入婆具荼國老少歡喜辦
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策立為
主諸國遠聞婆具荼國中有釋迦種
名曰閃婆共立為主号為閃婆國閃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
来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八　第七張　珠

契彡

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建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八張 孝